

許鏌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九編 第六冊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下)

林聖峯 著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九 編

許 燦 輝 主 編

第 6 冊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下)

林 聖 峯 著



T1621343

1621343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下) / 林聖峯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4+182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九編；第6冊)

ISBN 978-986-404-387-3 (精裝)

1. 古文字學

802.08

104014805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九 編 第六冊

ISBN：978-986-404-387-3

##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下)

作 者 林聖峯

主 編 許鈞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264168 字

定 價 九編 16 冊 (精裝) 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目

# 次

上 冊	
凡 例	
上 編	1
第一章 緒 論	3
第一節 研究主題說明	5
第二節 研究材料概述	8
第三節 前人研究回顧	12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章節安排	20
第二章 傳抄古文異構字的類型	23
第一節 傳抄古文義近偏旁替換釋例	25
一、義近偏旁替換釋例	25
二、存在疑義之義符替換現象釋例	34
第二節 傳抄古文音近偏旁通用釋例	45
第三節 傳抄古文構形概念不同釋例	59
一、構形模式不同者釋例	59
二、形聲字「義符」與「聲符」皆替換者釋例	64
第四節 結語	67
第三章 傳抄古文異寫字的類型	69
第一節 傳抄古文構件方位移動釋例	71
一、上下式與左右式互換	72
二、左右互換	74

三、內外互換	75
四、上下互換	75
第二節 傳抄古文構件形體變異釋例	76
一、口	77
二、工	81
三、米	82
四、土	84
五、屯	86
六、言	87
七、手	92
八、目	94
九、虫	98
第三節 傳抄古文構件混同釋例	101
第四節 傳抄古文同形字釋例	117
一、丰與斗	118
二、帀與才	118
三、記(己)與宀	119
四、召與向	119
五、星與日	119
六、虫與午	119
七、四與穴	120
八、共與癸	120
九、廿與升、攀	120
十、月與巴	120
十一、雲與川	121
十二、鳴與覓	121
十三、耳與瓦	121
十四、玄與申	121
十五、喾與品	122
十六、差與君	122
第五節 傳抄古文形體訛變現象探析	123
一、筆畫的黏合與分裂	124
二、筆畫的收縮與延伸	127
三、筆畫的平直與扭曲	129

四、筆畫的寫脫與誤增	131
五、連筆書寫	132
六、筆畫的刻意對稱與自體類化	132
七、特殊美術字體	134
第四章 傳抄古文異用字的類型	139
第一節 傳抄古文通假釋例	139
第二節 傳抄古文義近換用釋例	145
第三節 傳抄古文誤植現象探析	148
一、誤植字例辨析	149
二、誤植字例補充	151
第四節 結語	155
第五章 結 論	157
第一節 研究成果展現	157
一、字形考釋成果	157
二、釐清傳抄古文構形關係	160
三、爬梳傳抄古文形體訛變軌跡	161
四、認識傳抄古文構形特色	161
第二節 未來研究展望	165
下 冊	
下 編	167
《傳抄古文字編》釋字校訂	169
參考書目	333
下編字形考釋筆畫檢索表	345

#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下)

林聖峯 著























# 下 編





# 《傳抄古文字編》釋字校訂

## 001 上

「上」字下錄篆體古文二十形，據其形體可概分爲四組，分別表列如下：

一	 (4.6.1)、  (4.7.2)
二	 (4.6.3)、  (4.8.2)、  (4.7.1)、  (4.7.4)、  (4.8.4)、  (5.1.4)
三	 (4.6.2)、  (4.7.3)、  (4.8.1)、  (5.1.3)
四	 (4.5.1)、  (4.5.2)、  (4.5.3)、  (4.5.4)、  (4.6.4)、  (4.8.3)、  (5.1.2)、  (5.1.1)









《說文》：「上，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篆文上。」〔註1〕段玉裁改古文字頭「上」爲「二」，改小篆「」爲「上」。其說如下：










古文上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从古文上」，可以證古文本

〔註1〕〔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十五卷（民國十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北宋本），第1篇上，頁1。

作二，篆作上。各本誤以丄爲古文，故不得不改篆文之上爲上，而用丄爲部首，使下文从二之字皆無所統，「示」次於「二」之旨亦晦矣。〔註2〕

《說文》「帝」、「旁」、「辛」、「示」、「辰」、「龍」、「童」、「音」、「章」等字皆从古文「上」，其所从形體皆作「二」，以「丄」爲古文字頭，確實難以解釋這些字的構形。故其改形之舉，張富海認爲從《說文》本身系統而言，是十分合理的。〔註3〕


甲骨文「上」字作（乙 2243 = 《合》 7440 反）、（後 1.8.7 = 《合》 14257），以長畫爲基準，另以短畫指示上位。西周金文作（史牆盤《集成》 10175），春秋金文作（秦公鐘《集成》 00262），因此字形易與數字「二」混淆，故東周以後形體多有改易，如戰國齊系作（陶彙 3.329），晉系作（邯鄲上庫戈《集成》 11039），燕系作（廿年距末《集成》 11916），楚系作（包山 85），爲戰國文字普遍寫法。


第一類形體見碧落碑，《四聲韻》引《古老子》形同。此種寫法的「上」字是春秋以前的字形，前文所引商、周文字皆可與之合證，段玉裁改古文字頭爲「二」，雖上合殷周文字，且可解決若干文字構形、歸部等相關體例問題。然季師旭昇指出，戰國六國「上」字已無「二」之寫法，且古籍體例較不嚴格，在古籍出現矛盾時，不宜輕易改動古書，只能等待將來有更多證據時再解決。〔註4〕「帝」、「旁」、「辛」、「示」、「辰」、「龍」、「童」、「音」、「章」等字本皆不从「上」，許慎釋形有誤。加以《說文》小篆獨立成字與作於偏旁時，時見寫法不同之情形，如「音」字作，上部橫筆上端作短豎，、所从與之同，然亦見橫筆上端作短橫者，如、。「言」字作，所从「言」旁最上部作短豎，與獨體「言」字有異。「音」、「言」上部非从「上」，然寫法亦爲「二」、「丄」之替換，且「音」、「章」之字形與「言」相關，「音」、「言」之例應可爲一旁證。







〔註2〕〔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1月），頁1~2。










〔註3〕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5月），頁24。

〔註4〕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10月），頁36。

許書中形體訓釋錯誤，或獨體、偏旁寫法不一，體例不嚴等問題所在多有，加以今日所見者多據宋板翻刻，距成書之時已遠，傳抄錯訛之情況已難估量，面對該書中體例矛盾之問題，實不宜輕易改動之。《玉篇》、《龍龕手鏡》、《廣韻》皆錄「上」字古文作「上」，同於大徐本。然既見唐時碧落碑，加以宋人已多見商周青銅銘文，故宋人對「上」字古作「二」應已不陌生，除傳抄字書錄此類古文外，《集韻》、《類篇》亦兼收「上」、「二」二形爲「上」字古文。段玉裁對文字斷代較無清楚觀念，又因爛熟《說文》體例，故爲使體例一致而擅改字形，是較武斷的做法。

第二類形體爲數頗眾，與第一類形體同構，僅上部作橫筆與圓點之別，出土文字較少見這種寫法，然橫筆與圓點互作是古文字常見現象，此種差別亦不影響其構字本意，雖無法與古文字合證，然尙屬合理的形體變化。

第三類形體見《汗簡》，《四聲韻》錄作、《集上》引《古孝經》作，皆同於大徐本古文字頭「上」。戰國貨幣「上」字或作（貨系 1244）、（貨系 3305），與此古文同形。商承祚以爲「上」古作「二」，易與數字「二」相混，故將上短畫改爲豎筆作。（註5）此類形體既可與戰國文字合證，大徐本以之爲古文應當可信。

第四類古文凡四見，出自三體石經，《四聲韻》引《古孝經》作（4.6.4）、《韻海》作（4.8.3），形體皆近似大徐本小篆「上」。戰國各系文字中皆見與此類古文近似之寫法，如齊系作（陶彙 3.329），晉系作（邯鄲上庫戈《集成》11039），燕系作（廿年距末《集成》11916），楚系作（包山 85）。秦系中豎或略爲詰詘，作（新鄴虎符《集成》12108）、（官印 0015），與此類古文最爲近似，中豎彎曲之寫法僅見秦系文字，大徐本以「上」爲篆文符合其歷史背景，段玉裁改以「上」爲小篆，季師旭昇已指出其非。（註6）

關於此類形體之理解，商承祚認爲應是因「上」字古作易與數字「二」

〔註5〕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月），頁4。





〔註6〕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上冊，頁35。





混淆，故合「上」、「二」兩形而成。〔註7〕季師旭昇亦認為，東周以後加豎筆作「上」形，是為與「二」字區隔。二說皆認為此類形體改造乃為與「二」字區別，古文字中增筆以區別或形體揉合之例皆有，加以形體變化之內在思想難以揣摩、論證，故筆者兼採之。

《韻海》另錄上（海 4.40）中豎平直，且多一橫筆；𠄎（海 4.40）則有連筆現象，中豎末端直接右彎為下橫，皆係形體訛變。

## 002 禮

「禮」字下共收篆體古文十五形，隸定古文一形。據其形體可概分為五組，分別表列如下：








一	 (7.6.1)、  (7.6.3)、  (7.8.2)、  (7.8.1)、  (7.8.4)、 礼 (7.7.4)
二	 (8.1.4)、  (7.6.4)、  (7.7.1)、  (7.8.3)
三	 (7.7.3)
四	 (7.6.2)、  (8.1.3)
五	 (7.7.2)、  (8.1.1)、  (8.1.2)



第一類形體以《說文》古文 (7.6.1) 為代表，應即「礼」字。李天虹指出九里墩鼓座 字，疑為古文「禮」字，造字本意未詳。〔註8〕何琳儀認為此字从「示」、「乙」聲，為「禮」之異文，並引九里墩鼓座之形為證，徐在國、李春桃同其說。〔註9〕「禮」、「礼」屬替換聲符之異體，《汗簡》、《四聲韻》均錄有《古尚書》「禮」字，分別作 (7.6.3)、 (7.8.2)，與《說











〔註7〕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上冊，頁35；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頁4。


〔註8〕李天虹：《說文古文新證》，《江漢考古》1995年第2期，頁75。






〔註9〕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頁1081；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頁15；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6月），頁627。

文》古文同構而筆勢略異。《說文》、《四聲韻》所摹錄之「示」旁作，橫筆下作三道等長曲筆，與出土古文字形體差距較大，商承祚、胡小石、舒連景、張富海等均指出其為訛體，在後世轉寫過程中形體走樣得較為嚴重。<sup>〔註 10〕</sup>一般而言，古文字中的「示」字其中豎多半筆道平直，且略長於左、右兩筆，與形確實不同，然而這種筆勢的變化並無關宏旨，筆者認為或可由毛筆書寫的流暢性與書手習慣等角度理解，楚系文字中所見的「示」旁，有時其下三筆幾乎等長，且運筆略有弧度，如（包山 4）、（包山 266）、（郭店·成 31）等形，其形體即與頗為類似。筆道之長短與運筆之直曲，在以毛筆信手揮毫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誤差，只要不造成對文字構形的誤解應該都無傷大雅。因此，對比楚簡所見形體，傳抄古文「示」旁作，不排除於摹錄者所見之底本原即如此，並非後人轉寫失真。




《四聲韻》另錄有（7.8.1）形，見於《古孝經》，示旁橫筆與「乙」旁連寫，形體稍訛，《韻海》所錄之（7.8.4）亦同。


第二類形體以石經古文（8.1.4）為代表，此為「豐」字，與郭店楚簡所見「豐」字作（郭店·緇 24）同形，來源有據。《四聲韻》及《韻海》所錄（7.6.4）、（7.7.1）、（7.8.3）三體，下部从《說文》古文「豆」作，衡諸出土文字「豆」作（信 M2.20）、（郭店·老甲 2）（陶彙 3.302）（陶彙 3.548）等形，顯然以石經所摹錄者較為近實。







第三類形體（7.7.3），右半同於二類，左半為「示」旁，即為从「示」、「豐」聲之「禮」字。「豐」為「禮」字初文，二字古通，於本條下可視為一字之異體。

第四類形體（7.6.2）見於唐代碧落碑，《韻海》所錄形同。此形亦為「豐」字，其上半部與《說文》小篆作「」近似，下半部則似「血」旁，寫法與石經偏旁作（（500.1.1）「卹」字所从）、《汗簡》作（499.5.1）類同，形體訛變頗甚。

〔註 10〕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頁 26。

第五類形體  (7.7.2) 見《四聲韻》引《古老子》，《韻海》所錄  (8.1.1)、 (8.1.2)，當據之而又寫訛。此類形體左半从「夕」，依形可隸定作「殮」，「殮」字於出土文字與歷代字書中皆未見。「夕」旁與「示」旁形體差別甚大，沒有互訛之可能，而對「夕」旁字義之認定，則影響對此字義符替換之理解。

甲骨文「死」字作  (甲 1165 = 《合》 17057)，从「夕」、从「人」，學者多從羅振玉「象生人拜於朽骨之旁」之說，季師旭昇以為不確，「夕」應象木杙殘裂之形，引申為一切殘裂。「死」字會人生命結束，身體如木杙漸漸殘裂漸滅之義。<sup>〔註 11〕</sup>

若採羅振玉之說，「夕」象殘骨形，則「示」、「夕」均可指示「祭祀對象」，或可視之為義近替換。然《說文》「示」字訓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與「夕」字訓為「列骨之殘也」字義差別較大。<sup>〔註 12〕</sup> 古文之編纂者是否將「示」、「夕」視為義符替換便須稍作保留。若採季師旭昇之說，則「示」、「夕」形、音、義均無涉，其替換應考慮其他可能性。筆者認為  可能是受「禍」字構形影響而產生的一種異體。「禍」字《說文》小篆作「禍」，从「示」、「高」聲，傳抄古文字中作  (17.5.3)、 (17.6.2) 等形，亦从「示」。<sup>〔註 13〕</sup> 另有  (17.3.1)、 (17.3.4)、 (17.5.2) 等形，即改从「夕」，此類形體於出土文字中未見，現存字書中首見於六朝時期的《玉篇》。<sup>〔註 14〕</sup> 「禍」字構形中「夕」、「示」兩義符之替換應可歸類為「異義別構」之現象，从「示」取神靈可降災禍於人之意，从「夕」則取其「壞」、「惡」之意，與災禍涵義相近。「夕」、「示」兩義符之替換情形若置於「禮」字中較無義可說，可能是後世傳抄者，因「禍」字構形中有此替換之例，乃仿照其法而造字。

高佑仁認為「禮」有吉禮、有凶禮，从「夕」應與凶禮有關，可能是短暫

〔註 11〕 季師旭昇：《說文新證》上冊，頁 327。

〔註 12〕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十五卷，第 1 篇上，頁 1；第 4 篇下，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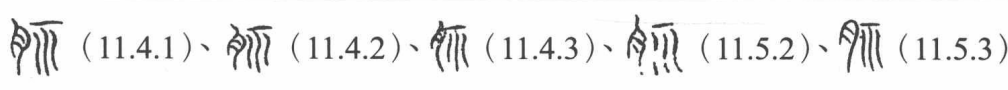









〔註 13〕 晉系中山方壺「禍」字作 ，與  (17.6.2) 構形相同。


〔註 14〕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1 月），頁 58。






出現在某個時期的特殊寫法，故後世無徵。〔註 15〕若其為「凶禮」之專字則其記詞功能與「禮」字不完全相同，《四聲韻》以「殳」為「禮」可能是採錄近義字。此處筆者並存上述幾種可能性，以俟後考。

### 003 祭

「祭」字下錄篆體古文十形，依其形體可概分為五組，分別表列如下：

一	 (11.4.1)、  (11.4.2)、  (11.4.3)、  (11.5.2)、  (11.5.3)
二	 (11.4.4)、  (11.5.4)
三	 (11.5.1)
四	 (11.6.1)
五	 (11.6.2)

上表第一類形體中，前四形見於《汗簡》與《四聲韻》，皆注明出自王庶子碑，概由同一碑文轉錄， (11.5.3) 形則見《韻海》。此類古文結構可析為从示、从肉，應是「祭」字省體。然黃錫全已指出在出土古文字與《說文》中「祭」字皆不見省「又」者，並引述鄭珍《汗簡箋正》「去又義不完」之評論。〔註 16〕鄭珍、黃錫全大概認為此形並不合理且於古文字無徵，應是出於王庶子碑書者所杜撰。

第二類形體 (11.4.4) 見《四聲韻》所引《古老子》，《韻海》所錄 (11.5.4) 形體全同。筆者認為此應由第一類形體 訛變而成。左半「肉」旁因筆畫斷裂而訛如「月」形，右半則為「示」旁寫訛。《古老子文字編》中另錄有「祭」字傳抄古文、 等形，當為此類古文之訛變，因訛變過甚，字形結構已難以辨識。〔註 17〕

〔註 15〕此為高佑仁與筆者私下討論之意見。

〔註 16〕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年 8 月），頁 69。

〔註 17〕徐在國、黃德寬：《古老子文字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9。